

8

# 蕉風







芭蕉下（木刻）

鍾泗濱

# 蕉風訂閱單

訂閱人姓名 (中文) : .....

地址 (中文) : .....

(英文) : .....

訂閱期數： 自第.....期至第.....期

訂 費： 叻幣.....元.....角正

注意： 1 · 本刊訂費：半年（十二期）叻幣二元二角（郵費在內）  
：全年（廿四期）叻幣四元三角

2 · 訂閱辦法：填明此單，並附足夠訂費一併寄交  
蕉風出版社 73-75 Kellock Road, Singapore 10.  
或P. O. Box 2034, Singapore 即可。

# 蕉 風 半 月 刊

## 第 八 期 目 錄

封面(國畫).....	黃葆芳
芭蕉下(木刻).....	鍾泗濱
街 戲.....	白 蒂
雨中遨遊(詩).....	晴 空
甘榜之戀(小說).....	卿 華
可敬的文化勇士(詩).....	何人詩
打漁彭亨海面.....	山 仔
十八溪墘(小說).....	方 天
柳花酒.....	瓊 山
馬六甲公主(中篇連載歷史小說).....	予 生
淡寫新山(遊記).....	馬摩西
月(詩).....	石 中
漢都亞揚名爪哇(馬來傳說).....	余壽浩
等 待(詩).....	林子基
熱帶女兒(隨筆).....	蕭遙天
語 絲.....	胡瓊球
宋 伯(小說).....	零 丁
人上人(漫畫).....	翁詩誠
富有歷史性的怪石.....	鍾劍雄
靜物(油畫).....	黃葆芳

一九五六年二月廿五日出版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地址：新加坡加樂律七三——七五號

信箱二〇三四號

The Chao Foon Press.

73-75 Kellock Road, Singapore 10.

P. O. Box 2034

承印者：新加坡聯樞印務有限公司

總代理：中國學生周報星馬辦事處

地址：26 Winchester House

Singapore 1.

Tel: 23733

零售：每冊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十二期)叻幣二元二角

全年(廿四期)叻幣四元三角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 街 戲

白 蒂

前些日子新監榜的小巴剎左旁的電線桿上，突然貼出一張書寫在紅紙上的「告白」，意思是說古曆十二月十六日玉皇大帝誕辰，本監榜演戲兩天，酬答神恩，凡我善男信女都要踴躍「題緣」，而凡我小販却要各在兩邊「五脚基」排定攤位，「各自賺食」，不要爭吵搶奪「地盤」防碍大眾看戲云云，下款是爐主王金雀五個大字。

這一張告白貼出之後，新監榜立刻起了一陣騷動，巴剎裡的小販議論紛紛，爭執着排攤位、設神壇、請戲班、點戲碼……這些事情，雖然這都得聽由「爐主」去安排，但每人都不免要將本人所見所聞以及去年、前年、或遠在十多年前的情形翻出來談論一番，以示見識廣，經驗多。主婦們都備辦一些香燭祭品，虔誠地期待這一日來臨。孩子們都很興奮、緊張，他們不管是誰的生日，也不關心演什麼戲，最要緊的是可以看熱鬧！

玉皇大帝誕辰的前夕，小巴剎對面小弄堂盡頭的廣場上也騷動起來了。廣場的一隅搭好了一座戲台，離台面十多尺遠的左側，特別搭一座小看台，據說這是「爐主」為其家屬親戚朋友特備的「雅座」，台邊柱子上還貼了一張「閒人免上」的小紙條以示慎重。廣場的另一隅及小弄堂的兩邊，小販們早就排定自己的攤位。神壇則設在弄堂口、與戲台遙遙相對。大人們攘往熙來，忙着張布帆、排凳子、清垃圾堆、剷野草以及佔據攤位：

；有的還在自家的門口用木板搭「特別雅座」，以備看戲之用。孩子們也非常忙碌，他們在戲台或看台上跳上跳下，在弄堂裡鑽進鑽出，或在忙碌的大人們之間擠來擠去，或在廣場上翻筋斗、打武、爭吵、哭鬧……半夜裡，廣場上燈光輝煌，戲班子的佈景、道具也都安置上去了。

初九一大清早，「爐主」王金雀率同一班善男信女必恭必敬地把玉皇大帝的「金身」迎上神壇，壇前的長案上排滿了全豬、全羊、雞、鴨、魚……以及「紅龜」、生果等等祭品。壇前一柱高達五尺的巨香，香煙繚繞地在壇裡壇外迴轉環繞，薰得人睜不開眼睛。善男信女們絡繹不絕，虔誠地跪拜，虔誠地答謝神恩，或虔誠地向「天公」許願。

午後，人潮不斷湧進小弄堂，湧進廣場的每一角落，湧近戲台的面前。戲台上掛着一幅巨大的布幔，上書「×××劇團」，中間是幾罇啤酒的商標，下書「×××啤酒公司敬贈」的字樣，布幔後邊傳出一陣鑼鼓聲，有些小孩子跑到戲台後面，伸長着脖子看各式各樣的戲裝和刀槍劍戟，還有幾位打扮入時的女孩子也在聚精會神地看女演員塗脂擦粉、上假髮、紮金花。

不久，日戲開演了，先是八仙賀壽，其次是「跳加冠」，正戲也就跟着上演，戲台上鑼鼓喧天，一幅幅的

巨大佈景都顯得非常輝煌「偉大」，演員們無論生、丑、淨、旦，唱做都很賣力，他們的服裝都非常嶄新，在燈光下閃爍着五顏六色的光芒。不過看戲的人似乎都不很專心欣賞，老人家嫌熱鬧，耐不住，孩子們擠過來鑽過去，大人們也都不耐煩地東跑跑，西溜溜，就像一窩螞蟻忙亂在一起撞擠着。

小弄堂和廣場邊沿的攤子倒是「生意興隆」，賣餛飩的、炒粿條的、包「薄餅」的、切「五香」的、煎「蠔煎」的、福建蝦麵、魚生雞粥、五味湯、甘蔗水、冰淇淋「的甘」、客家涼豆腐，以及擺地攤賣各式各樣玩具、日用品、鋼筆的，真是應有盡有。看熱鬧的人們不分男女老幼，也不管是否真的口渴肚餓，似乎都得花一點錢吃些東西或是喝杯水，才說得上是來看熱鬧。

在鑼鼓聲中，太陽偷偷地從西邊溜走，天色漸漸昏暗下來，人潮漸漸轉向弄堂口湧出去。一會兒鑼鼓聲停，日戲結束，看客們漸漸走光，小販們也紛紛收檔，廣場上顯得分外淒涼蕭條。只有一羣小孩子在左側的看台上打滾，或是眼巴巴望着戲台，期待另一齣戲上演，可是戲台上却是空洞洞，一陣熱鬧後顯得特別淒涼冷落。

一剎那間，那些披頭散髮的女演員們；仙風道骨的吹鼓手；鳩形鵠面的男演員；鑲金牙，戴金戒指、項鍊、手錶，看來特別高貴的女主角；油頭粉臉，但祇穿背心短袴的「風流小生」；身體臃腫，滿臉橫肉的班主；瘦骨嶙峋，嘴角吊枝香煙的「師傅」；以及幾個衣衫襤褸，臉黃肌瘦，隨班學戲兼打雜的男童和小女孩子，紛

紛從後台走出來，三人一堆五人一羣地蹲在戲台上吃晚餐。所謂晚餐除了「爐主」奉贈的一碗豬肉燉海參之外，祇是一碟黃豆芽，兩條魚和一碗清湯。至於班主、「師傅」、女主角、小生他們高高在上的一席却另加一盤白切雞和一碟又燒香腸，還有白啤酒和「烏狗密」。他們狼吞虎嚥地吃完了晚飯，男女演員們還是回到後台去，說說閒話或打個盹兒。吹鼓手們斜靠在戲台旁邊的柱子上吸煙閒談，或是吹笛子、玩三張。學戲的男女孩子們却隨「師傅」留在前台練武功，一個個從台左翻到台右，又一個個從台右側着身子滾到台左，一個個在台中豎蜻蜓，或從桌子上，鴿子翻身跳到台上，「師傅」站在旁邊指點、吆喝、漫罵，做不好還得挨耳刮子，他們一直練到七點鐘，觀眾已經源源而來，才放下台口的面幕休息，準備夜戲開鑼。

掛在椰樹桿上的擴音器不停地播出國語歌曲、福建歌曲和廣東小調，令人震耳欲聾的宏大聲浪在廣場中迴旋，廣場上嘈雜的人聲，小販叫賣聲反而顯得低微。人潮像逆流而上的鯉魚似的，不斷從狹隘的小弄堂擁進廣場的每一角落，孩子們還像白日那般興奮而忙碌地擠進擠出，即連戲台後邊那一座黝黑的小坵上也站滿了紅男綠女，伸長着脖子，用好奇的眼盡向後台探索和窺看。

後台上的男女演員們正在化妝準備上戲。幾位女演員各有一架小型的化妝匣子，各據後台一角，坐在戲台的木板上化妝。有的正在包頭髮，插金花；有的一手夾支香煙，一手慢條斯理地畫眉毛；有的正在她那蒼白的

臉上，塗上一層厚厚的白裡透紅的脂粉；有的已經穿好光彩奪目的艷艷服裝，對着一面小鏡子左右顧盼；有的只穿一件貼身小衣滿不在乎地在後台東走走西溜溜，也許天氣太熱，她不願意把那「襲古裝」加到身上去。她們雖然沒有京戲班裡的角兒那麼神氣，在打扮之後却同樣會讓戲迷們醉心。當她們粉墨登台之時，又誰能想得到她們在昏暗的後台，就像幽靈似的過着淒涼的日子。

至於那些男演員們，個個都像無主孤魂，在後台遊來遊去。有的畫好了臉譜蹲在一隅抽煙；有的站在女演員背後等着借用一面小鏡子，照照自己的扮相；有的頭上插好了雉尾，足上穿着雲靴，身上却還沒有穿上盔甲，瘦骨嶙峋全沒有一點英雄像。至於那些穿好號衣當中軍、隨從或刀斧手的男女孩子們，還是像在前台一樣，默默地站在角落裡等候差遣使喚。

八時正，播音器裡的「音樂」停止，換上一套鑼鼓聲打「鬧台」，又經過一剎那靜寂，夜戲開始了。今晚演的是爐主王金雀專點的「盤絲洞」，唐三藏、孫悟空、豬八戒、沙淨聯袂登場，一個個唱做，一聲聲吆喝，觀眾全都被吸引到台前來。台上一場緊接着一場不停地演下去，盤絲洞的蜘蛛精一個個都像天仙美女似的跟着從「出相」的小門掀簾扭出來，個個都是那麼嫵媚、妖艷，有的唱一陣地道的福建小調，有的用福建音唱國語歌曲，有的用福建音唱廣東小調，有的還會扭着屁股跳「三峇」。據說這是迎合時代潮流，經過「師傅」改良的新戲，為的是老調不合觀眾的胃口。

廣場左邊的角落裡，比白天增加了幾檔賭攤，有的是搖骰子押四五六的，三元為大，童叟無欺；有的是搖「魚」「蝦」「蟹」三樣，押五占，賠角半；有的是小輪盤賭兒童玩具、香煙、罐頭食品；有的是賭「的甘」推銷冰淇淋。每一檔都有個賭棍在主持，有的是頭上斜戴着一頂破氈帽，手臂上刺着花紋，一臉邪氣的流氓痞子；有的却是嘴角吊一支香煙，年僅十三四歲的小流氓。各幹各的「生意」，彼此似乎都沒有關係，實際上却是一夥兒。賭棍們往往交換主持賭攤，或是假裝賭客以廣招徠。其間還有三兩位頭目來往巡邏，把風，預防「暗牌」前來光顧；出事的時候雖然可以花三兩塊錢打發他們，但是也得看看風頭。因為好漢不吃眼前虧。要是風聲不對，他們只喊一聲「收檔」，賭棍們立刻吹滅火水燈，把骰子往褲袋裡一塞，若無其事地鑽進人叢中看戲去，賭客們也作鳥獸散。可是沒有一剎那工夫，他們又再重整旗鼓，開攤聚賭，儘管戲台上鑼鼓喧天，形形色色的賭客們還是那麼聚精會神地在呼么喝六。

戲越演越精彩，盤絲洞的女妖們越來越風騷，一會爭向唐三藏獻媚，一會兒爭風吃醋，粗野、肉麻，讓正人君子們看不過眼，吐口水，罵下流，可是却能迎合一般觀眾的低級趣味。尤其是妖女出演的一段戲，柳腰款擺，載歌載舞，一會兒以「採茶撲蝶」的舞步大跳其半裸體的集體舞，一會兒竟以不同的腔調合唱「大板城的石路硬又平，……」台上的豬八戒看得垂涎欲滴，心漾漾，手癢癢，不斷「偷襲」妖女們屁股，大腿或胸部

，或是周旋在妖女羣中扭着屁股亂跳一陣，引得觀衆們一陣陣得意忘形地縱聲叫罵。

不過觀衆們的反應却很不一致，絕大多數男子們也和台上的豬八戒一樣看得心花怒放，骨頭酥軟，認爲够香艷，够刺激。有的吹口哨表示叫好，有的怪聲惡語豬八戒抱個妖女「Kiss」，有的甚且跟着唱一句「你要嫁人一定要嫁給我！」可是有些老人家却在搖頭嘆息，認爲「番地」的戲遠不如「唐山」那麼「正派」，現在遠不如以前那麼中規中矩！老太婆牽她的孫子從人叢中擠出來，嘴裡還咕嚕着：「缺德！天公誕竟然點這種戲！傷風敗俗！」小孩子固然還有幾分念念不忘，却又不能不忍痛犧牲，跟老祖母回家睡覺。至於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孩子們，雖然常會感到有點怪難爲情，低下頭絞着手裡的小手帕，可是依然不免要斜着眼兒含羞帶畏地偷看台上的妖女們到底在做甚麼把戲，看到動人之處還會抿着小咀兒偷笑！一直到孫悟空戰妖女救了三藏，她們才昂起頭，睜大眼睛，正正派派地看下去！

夜已深，戲將盡，廣場上還是人山人海，小食攤格外熱鬧，小孩子們固然會吵着要吃一碗蝦麵，連懷裡抱着小寶寶在吃奶的少婦，也毫無顧忌地蹲在路邊喝碗五味湯。小販們個個忙得團團轉，戲台上、廣場上、小食攤上、賭攤上、到處都充滿非常緊張、熱烈的氣氛。

可是後台却非常冷落淒涼，一桶半冷不熱的稀粥放在角落裡，菜盤裡只有幾條小鹹魚，沒有戲的三兩個妖女就蹲在旁邊唏哩咕嚕地喝着，剛從前台下來的孫悟空

還來不及把頭上那頂「金箍」脫下來，嘴裡嚥着「宵夜啦！」就急忙忙在女演員旁邊蹲下來，貪婪地檢一塊較大的鹹魚往口裡送！

戲散啦！前台的擴音機放出國語歌曲，人潮從小弄堂倒流出去，嘈雜的歡笑聲夾雜着呼兒喚女的叫嚷聲。

戲台上空空

洞洞，冷冷落落落，演員們都忙着先吃碗粥再下裝，只有仙風道骨的「師傅」喊一聲「明天到巴西班讓，×仙祖誕辰，連演三天！下了裝就早點睡覺！」

新監榜的人們完成了慶祝玉皇大帝誕辰的一件大事，這一群被正人君子所鄙視的「戲子」們，也在人們的歡樂聲中渡過淒涼的一天。





# 雨中遨遊

晴空

微雨下的青草，

蒼綠剝成嫩綠，

參天古林裏，

無聲細雨跌成淒雨，

落英撒遍小徑，

也曾見過嫣紅的飛絮？

幾隻輕鳥穿繞着濃枝，

輕啼難懂的聯句，

我細踏香泥清石，

遲遲不忍離去。

搔人的尖雨裡，

轉入另一處幽勝，

林一般密，

花一般藏着羞容，

畏縮的野猴試探着前來，

我含笑拋散小花生，

手空時頑猴離去，

迎面陣陣濕風，

被拋下的孤心，

雨一般冷。



(一)

不知爲了什麼？我又靜悄悄地回到這一別四年的甘榜來了。是回來聞聞甘榜野菊的馨香麼？抑是賞玩它的景色？不，甘榜野菊的氣息，我已聞膩了，至於它的景色，我更提不起什麼興致。

那麼，爲的是追溯那逝去的夢幻麼？或者想使受創的心靈，再劃下些痕跡呢？就這麼說吧。真的，我自離

開了這數百戶人家的甘榜已經四年了，在茫茫人海中飄泊流浪，身心受盡了鱗傷，完全是爲了迴避那段綺麗哀婉的戀情；然而，它却在我的心田上生根結蒂，拔也拔不掉，忘也忘不了。因此，我又在這椰花滿樹，野菊盛開的季節里，重回到這會爲我編織了一幅璀璨的幻景的甘榜來啦。

清脆的琴韻和歌聲。然而，今日帶回來的一顆心却比以前更空虛、寂寞、哀慟、徬徨。翠的蘚苔，表示它在這四年的歲月中，也曾挨過不知多少度的風吹雨打，外形已現出蒼老的模樣，但它的內層却依舊那麼堅固，結實。

椰花往大河里流去。我既不知它從什

麼紀元起始就不斷地洶流，此外更難預料它將在什麼年代才會停歇？然而它却把我和她倆共享的生命帶走了，似乎它要等我最末的一口氣停止時，才肯罷休呀。

這富有詩意的境域，醞釀了我們的愛，把兩顆距離得極遠的心扯在一塊，並將它們融匯出一杯香噴噴的醇醪裡，讓我們無憂無慮的盡情陶醉，盡情歡樂。它竊聽了我們的甜言蜜語，洞悉了我們分離前夕那慘痛的故事原委。

(二)

亦許村民們把大自然的景緻，看得平淡？否則爲什在這幽雅而恬靜的地方找不到暮遊者的踪影呢？是一個黃昏。

璀璨的夕陽雖然已將這靜謐的甘榜鍍上一層耀目的金黃色，天空上飄着幾朵彩雲，綠野上的野菊散射着馨郁的氣息，加上清脆婉轉的鳥聲，使富有熱情的人兒，不由自主的會沉醉

在這春意盎然的黃昏里。

山之麓，水之畔，

山花野草霧迷漫，

輾轉飄零人世間，

別後難得再相見。

蕩地，一陣充滿了傷感的歌聲劃

破了一對異族青年男女之間的沉寂。

『花蒂瑪，妳爲什麼要唱這些蕭

煞的歌曲呢？』

我們是坐在溪邊的椰樹下。她的

半截身子靠着我的胸部。雖然，我們

先前是沉默着在看潺潺的溪流，和浮

蕩在水上的椰花；但，我却想不到她

會厚起這種刺人心肺的悲歌。

『不爲什麼，只是我喜愛這個調

子罷了。』她輕輕地說。

『不，你騙我；你從來就沒唱這

種歌。』

她的語氣含糊，使我感到失望。

『……』她沒回答我，祇

是抬起頭，望着天邊映現的彩霞和飛

過的白鴿子。

『唉，多自由的鴿子呵！』她突

然感嘆起來。

『恩，白鴿是最自由不過的；牠

喜歡上那兒就那兒；要是我們能像牠們一樣，那該是多麼的快意呀？』我也感慨地說。

『可是，這些鴿兒待一會就要飛

回牠們那狹小的籠裏了。』她歎惜地說。

『花蒂瑪，爲什麼老是說這樣的

消極話呢？』對於她這些反常的話，

我猜想必有不幸的事情發生。

『你瞧，那片彩雲不是越來越散

開了麼？這真是「人有離合，雲有散

集」……』她仍是那麼感懷。

『好了，花蒂瑪。你平靜點吧，

不要老說這些不祥的話了？』她這一

連串的感覺更使我恐懼了。

『你奇怪麼？不，一點兒也不奇

怪。你想：我們的相遇，不也像那雲

兒般的由飄蕩偶而會合着麼，那麼，

我們的分離，也就是像現在的這片彩

雲一樣了。』她指着那片慢慢散開的

彩雲說。

『分離，別瞎說，花蒂瑪；我們

現在不是好好的在一塊兒？』我又以

爲她在跟我開玩笑。

『是的，我看你明天就得離開這

兒。』她很認真地這樣說

『明天？』爸爸昨晚請了彭古魯

（村長）和幾位哈基到家里來商量，

決定阻止我們的相愛，並且還要對你

……」她的嗓子有些顫抖。

『對我不利是不是？恩，我知道

我不是這甘榜里長大的人；並且，我

又不是個回教徒。他們當然不會同情

我們的相愛。可是，花蒂瑪，難道

我就不會爲了愛你而信仰同一個宗教

嗎？』

她的話，雖然如針戳在我的心靈

上；然而，我却極力壓抑住衝動的情

感。

『不是爲了信仰問題，而是爲了

名利；爸爸只是希望巴結那些對他的

幾「依卡」椰園和稻田有利的人做親

家。』

她更靠緊我的胸口，握着我的手

兒，並以熱情的眼光凝視着我，宛如

期待着我的拯救似的。

『我知道，不單是妳父親瞧不起

我，就連甘榜里的許多青年人也同樣

討厭我。可是，我們爲什麼偏偏要碰

在一起呢？這真是造物者太捉弄人了



。」我的聲調是那樣激昂。

「你也別太難過，暫時離開這兒，到喬治張那邊去找份工作，總比受他們的迫害來得好。說不定妳走了，我父親對你的成見會漸漸好過來，那時候，你再回來也不會遲呀！」她安慰着我那空虛的心。

「唉！這真是鬼的世界！」

「雖然我也同樣不願離開你；然而，這是沒辦法的事呀。好在獅島離這兒也不過三百來哩，我們還可以時常通信。」她溫柔地說，然而却已有點兒哽咽了。

「可是，我們這次分手，不知何日才能相聚呢！」我深深地長嘆了一口氣。

「你別再悲傷嘆息了，你再嘆息，我的心會更難過哩。」

雖然，我們都想極力的壓抑着內心凌亂的情緒；但全都失效了。

我無可奈何，哽咽地說：

「好吧，花蒂瑪，明天我就乘第一班火車離開這甘榜。」

「那麼，我早點起來送你吧。」  
「不必了，爲了避免離別前的悲

慟，只要你的心來送我就够了。

她仰起臉，好似要和我說什麼，然而，她却沒說出口；祇是她的紅唇微微顫動着。

我在花枝上摘了一朵頂鮮美的野菊花，插在她的黑髮上說：

「花蒂瑪，我就以這朵孤芳的野菊花送給你作爲臨別的紀念罷！」

「我一定好好的愛護它，直到你重回到我的身旁。」

這情意盈盈的話兒每一字都烙在我的心頭。

### (三)

我自抵達了獅島之後，幸得喬治張的介紹，在一間銀行當書記；所以生活也就暫時不必憂慮了。

時光在刻板的寂寞生活中溜走了，我離開花蒂瑪匆匆又是兩個月了。

我時時刻刻在想念着她。她最初會寫過一封信給我；我一連給她去了五封快信，可是却如石沉大海，得不到回音。

心裡感到非常寂寞與焦灼。  
一天，下班的鐘聲響了，同事們

都相繼離開辦公室；我也帶着一顆懸鬱的心，拖着疲憊的腳步，回到租房的小屋。

當我踏進客廳時，二房東三嬸正從樓上下來，手裏還托着一只空茶盤，神氣好像剛送茶上去。

「呃，傅先生，樓上有個朋友找你。」

三嬸看見我進來，便停在半樓上，和氣地對我說。

「有人找我？是男的還是女的？」我愣住了，因爲在這兩個月來壓根兒就沒人找過我。

「是一個着紗籠的娘惹，說是從很遠的甘榜來的；所以我就請她在你房里等你。」

三嬸說完之後，便走下樓，轉向





廚房那邊去了。

這時，我

立在樓下，抬起頭，望着樓上開着的房門

，心里有說不盡的驚喜，因為在那麼遠的地方能够知道

我住在這兒的

了，何況來人又正是個娘惹呢。

我高興極了，兩個月來的苦思，如今能獲得珍貴的補償了。

「花蒂瑪！花蒂瑪！……妳什麼時候……」

我興奮的拔起腳，兩級當一級的邊叫着，邊向樓上的臥房衝去。一看，房內坐着的，並非心愛的花蒂瑪，而却是一位陌生的女子，使我莫明就裏，不知如何應付，剛才的欣喜，頓時一古腦兒被驅散了。

「妳……娘惹，妳是來找誰的？」

「對不起，我太冒昧了！請問你就是傅先生嗎？」

她擎着先前在看的畫報，站起來微微的向我點頭打個招呼，臉頰迅速映出個圓渾渾的酒渦來。

「是的，不知娘惹有什麼……」

我的天呀！平時不論遇到什麼事變，講話也不會口吃到這種地步；這時，我實在是窘極了。

「我叫丹娜，是花蒂瑪的堂姐。」她很爽直，聲音也很悅耳。

原來這位娘惹是與花蒂瑪有關係的，相信，她會給我帶來花蒂瑪的消息。

「哦，原來妳是花蒂瑪的堂姐，請坐呀！今天剛到嗎？」

「是的。本來我想到你的辦事處去找你；恐怕阻擾你，所以才冒昧的上這兒來候你。傅先生，你不會見怪吧？」

「那里，那里，這還要請妳多多的包涵才是。哦！丹娜，想妳初到，已很辛苦了，待我去叫阿嬌預備飯菜，請你吃晚飯，好嗎？」

「傅先生不必客氣了，你看剛才阿嬌不是已送來了許多蛋糕嗎？雖然我們是初次見面，但我却聽花蒂瑪談起你的呀。」

「噢，妳不提起花蒂瑪，我倒忘了問妳；她現在好嗎？」

我迫切地需要知道她的消息。「呃，你問她？她……」

先前歡欣的面容，陡然變得沉寂。「她，她怎樣啦？丹娜。」我心

裡非常的着急，好像有什麼厄運就要降臨到身上似的。」

「……」她沒回答我；臉上的愁雲依然密密的籠罩着。

「妳說話呀？丹娜，她到底怎樣啦？」

她的緘默，更使我意識到是一種不祥的徵兆。

「她？……她死了……」她哽咽着，眼角滲出兩滴晶瑩的淚珠。

「怎麼？她，她死了？」我像受了雷擊，頭昏目眩了；我不信，我想一定是我的耳朵有毛病。

「恩，她在你走後不上三星期，就離開……」她再也忍不住心中的

## 可敬的文化勇士

何人詩

在馬來半島的角落，  
有個可敬的文化勇士，  
他來自祖國閩海之濱，  
幼年受了中華文化的洗禮。  
「誨人不倦」是他的守則，  
「有教無類」是他的座右銘。  
他的弟子有多少？  
老仲尼還要讓他三分。  
他待人和藹，但不逢迎阿諛，  
且生成一副硬骨頭，  
更不要什麼地位名利。  
終年衣服朴素，不修篇幅，  
活像一個土頭土腦的山芭佬。  
僑領不把他放在眼內，  
權勢者，心裡暗地妒嫉。  
他眼見中華文化受人的束縛，  
便張大嗓子大聲疾呼，  
雖是聾子也受了感動，  
若是瞎子也耳聞其名。  
他爲了僑教四處奔走呼號，  
他爲了中華文化的萌芽，  
遇着難題，更不放棄責任。  
他忠於第二故鄉——馬來亞，  
數十年來堅立在教育的崗位上，  
有正義的人都得敬佩他。  
幾十年來在勇士的苦幹下，  
中華文化得到一綫曙光，  
啊！可敬的勇士，  
我代表有正義的人向您致敬！

哀慟，終於悲啼起來。  
「她……她……不會的，不會的！」我哭喊着說，雖然她兩次說出她的死，可是，我却仍抱着一線希望，但願她死的消息是誤傳的。  
丹娜接着又說：  
「她臨死時表示怕你知道她的死狀，太過悲戚；爲了減輕你的刺激，所以囑我把一幅照片和你以前寫給她的一紮信帶來給你。」說着，她便打

開手皮包，拿出一疊藍色的信封來。  
「囉，照片就在裡面，你自己看看吧。」  
這時，我萬分之一的希望都湮滅了，我接過那疊信，看着由我親手簽署的照片，我的手也顫慄了，迷迷糊糊的像失去了魂魄；忽然拍搭一聲，我整個兒跌在靠椅上。  
「傅先生，別太悲傷了；人人都免不了一死，有什麼辦法呢？你自己

也得保重呀！」她雖然極力的安慰我，但她自己却不能壓抑着那淒涼的心情。  
「丹娜，這種心靈上的打擊，怎不叫我悲傷哩？請妳告訴我她是怎樣死的？」  
「好罷，我就從頭告訴你。」她控制住自己的哀痛，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未完）



在馬來亞的最大而最長的（大約二百英里）彭亨河的河口，東海岸黃金色的沙灘上，是小小的但羅曼蒂克的瓜拉彭亨漁村。它是散佈在半島東海岸，許多漁村之一。瓜拉彭亨距離蘇丹王都北干差不多有六英里，位於彭亨河的左岸。從中國海上看去，它僅是一堆椰林包圍着的小屋子而已。漁村的房屋是用木板製成的，用亞答蓋着頂，而且每間都分開地直立着。村裏人口正在增加，在這小小一方英里的地區已有二千餘個村民了。

瓜拉彭亨的漁夫都是從丁加奴和吉蘭丹移住這兒的馬來人。在丁加奴和吉蘭丹，捕魚是世傳的行業；但，彭亨的漁民，主要依靠頭家們供給漁網和漁船。他們使用不同種類的網、繩、釣鉤；若干樣是和西海岸用的相似——譬如撈網和浮網。依照季候一個漁夫往往更換捕魚的方法。

在近十年中，捕魚方法有了改變。漁人已懂得使用汽艇和雪櫃，有些受了專門的訓練，工作方法也改善許多。上次假期中，有一天，我遇到一個漁夫，我請求他把一天的生活告訴我。以下便是他所說的。

雞啼的時候，他醒來沖涼，他妻子替他煮飯。一半的飯他當做早餐吃，其餘的飯他裝進一個木做的大淺盆裏，帶到船上去。他僅是全體水手中的一個，所以他只帶他的膳食、帽、槳到沙灘上。

## 打漁彭亨海面

山芭仔譯

全體漁夫歡喜地結隊出海，每次二十幾隻一起出發，惟恐單等候着船長拋網的手勢。拋網時船須轉一個圓圈。半小時後，拉網上船，漁夫們取出網到的魚，依照牠們的種類和大小將牠們分類。駛回家之前，他們至少再拋五次網。

正午十二時他們休息，吃他們的午餐，暢談一小時，然後才駛回家去。當這船隊蛇行進河口時，瓜拉彭亨的沙灘變成滿是彩色——在沙灘上等待着男人的婦女們穿着鮮艷的紗籠，眩目的做工衣和頭巾。

漁夫們蹲在沙灘上，等頭家們把卸下的魚，一筐一筐的秤過，議定了價錢，婦女便迅速且巧妙地撤去魚的內臟，準備曬乾。然後漁夫們洗淨漁網，攤在沙灘的熱沙上或田上晒。漁夫回到家多半已是午後四點，近傍晚的時候了，沖個涼吃一點食物後，他稍作小睡。五時三十分他醒來，到沙灘上補魚網。漁網必須用 Kajang（蔭蔽）遮蓋着，使它不被雨淋。然後漁夫們成半圓圈的圍坐在沙灘上，船長將他們一天應得的錢分給大家，六點半鐘他們分散。漁夫的生活充滿着危險，同時他必須十分辛勤地工作，才能維持生計，因為季節風踏進來，奪取他許多日子的活計，不管這些障礙，他仍然是個聽天由命的傢伙，他對冒着生命危險所賺得的一切感覺得極為滿意。

# 十一溪墘

方天



四

伊的哄了半天，聽得他心裏發慌。他一翻身爬起床來，披上短衫，打算還是出去溜溜。

天上還飄着些細雨，十八溪墘冷清得很，幾點零星的燈火在雨裏閃曳，河邊孤單的矮樹在微風裏飄搖。

走了一程，當他轉過街角，他看見柱頭那邊屋簷下有二個女人的身影，一個年青的女人正從樓上走下來，一個年紀稍大的女人正準備上樓。只

水獺和金木分了手，獨個兒慢慢地踱回家去；躺在租賃的舖位上，一直鬧不着眼。而且，才不過八點來鐘，的確也太早了一點，隔板陳家的阿嬌，還在啁啾地和丈夫談個不完。一會聽見丈夫說腰上扭了筋，有點酸疼，阿嬌便替他搥；一會丈夫嚷着想喝茶，阿嬌便急忙到廚房去，泡了一壺齏茶來；一會又聽見阿嬌的孩子貴仔哭，阿嬌尖着嗓子嚇唬了貴仔一頓，又抱着貴仔噁噁伊

聽見，那年老的說：

「亞花，下着雨，到那裏去？」

「我老母才吃過葯，口裏發苦，想喝點五味湯。」

「這麼夜，那裏去買啲？」

「我到吻基的食檔去看看。」

說着，那年老的上樓去了，那年青的女子撐起一把破舊的雨傘向河岸走去。水獺急忙閃在柱邊，心想偏巧

又碰見了她，等亞花走過了，他便遠

遠的跟在後面，眼看着亞花跑進中國銀行後背的食檔去了。

這時雨忽然疾促起來，不一刻，已經像瀑流似的從天上傾瀉下來，街上競流着一條條的水柱，河面被急雨激成一圈圈紋浪，在搖閃的燈光下閃爍，風吹着河邊木棚的破油布達達作響。水獺在街角蹲了一會，便看見亞花一手撐着雨傘，一手夾着洋鉄的飯盒從食擋奔出來。當她正跑到街心，呼的一聲，一陣疾勁的風，霍地把破傘吹翻到身後，差一點把亞花也拖得滑倒了，傘葉整個從傘骨上反了過去，原來像一個野菌，這時倒像一莖荷葉。亞花停着脚，使勁想把傘搬回原樣，但傘骨已凌亂的刺穿了傘葉，愈心愈愈不能弄好。急風夾着驟雨呼嘯着，一瞬間，亞花全身已被淋打得透濕；風捲起了亞花的濕裙，把破傘吹

得亂擺，銅錢似大的雨串打得雨傘嘩嘩的響。

水獺再也忍耐不住，急忙從街邊竄到街心，一把抓在亞花手裏擺動的傘。亞花在猛不防間看見一個黑影來抓她的傘，吃了一驚，便本能地抬起提着洋鉄飯盒的手向上擋，飯盒順着勢子一擺，鏗的一聲打在水獺的頭上，盒裏的熱湯淋了水獺一頭，盒邊的鉄鈞在水獺近左眼角的額上劃過，割開一條長長的傷口，血便順着急湍的雨珠從眼角流下來，飯盒也脫了把，瑯鏘地跌在地上。

「哎喲！」

亞花閃開身，才看清楚是誰，又罵了聲「死郎面，愛死！」，也顧不得傘，拾起跌在地上的飯盒，拔脚便向回跑了。水獺癡獸獸地站在滂沱的雨裏，手裏還執着那把反轉來的破傘，半響，才醒悟過來，趕快拖着破傘跑回街邊。

他一邊抖着透濕的衣裳，一邊把傘搬回原樣，心裏急得像熱鍋的螞蟻，不着的嘆氣、懊悔、躁脚。他想：「本是一番好心，倒撞了大禍。」

「人家的老母想喝五味湯，好容易冒着雨出來買了，偏偏被我這個冒失鬼打翻了！咳！怎麼辦呢？」

「算了，再去買一碗賠人家，誰叫自己做錯了？」

「天曉得，我並沒有什麼二意！」

想着，他便不遲疑的跑回住處去，拿了一個洋磁盅又匆匆跑出來，向吻基盡頭的食檔奔去。到了那裡一看，賣五味湯的剛好收檔了，爐都熄了火，他又反身奔出來，走了幾條街找到一輛三輪車，趕到南天巴利。

捧着一磁盅熱湯，乘了三輪車，他趕回亞花家門口，他猶豫了好一會才硬着頭皮一步步登了樓。一個抱着

孩子的婦人問他找誰，他說了找亞花家，那婦人便指一指一間掛着一片舊暗的小紅花布簾的門，一面嚷道：

「亞花，有人來看汝。」

停了一會，亞花掀開門簾，探出頭來，她斜着身踏了一隻脚在門外，一看見是他，便又急忙縮了回去。滿臉憤怒的說：

「又是汝！」

水獺低着頭，走前一步，把手裏

拿着的洋磁盅和雨傘遞給亞花，囁嚅地說：

「五味湯。」說完，拔脚反身便走。

「亞花，是什麼郎？」亞花母在房裏問。

「是……是……」

「是水獺，林阿榮的兒子，阿姆，水獺停着脚說。」

「水獺？……噢，水獺，好多年沒看見汝啦，怎麼不進來坐。」

「沒有事，阿姆。」

「好多年沒看見你啦，進來坐，進來坐！」

老人家躺在床上，聽見有男人來找亞花，便以為亞花在外面有了相好的，害羞沒有告訴她。真的，這年頭變了，男女時興戀愛、拍拖，父母相親的不肯要。亞花這樣大年紀啦，她正沒有主張；水獺又是當年她丈夫的朋友的兒子，許多年沒有看見，便在房裏殷勤地嚷着要水獺進來。

水獺聽見老人家一個勁地喊，便只好返身，走進亞花家的房裏，像楞楞地企在門邊。



「水獺坐呀！」老人家躺在牀上，蓋着一張滿是補釘的薄棉被，半抬起身，指着一張木凳說。

「阿姆，我替你買了一碗五味湯來。」

「感謝！你想得真周到，亞花剛才出去買五味湯，滑了一交，把五味湯倒翻了，又淋了一身雨。」

「不是，是我撞翻的！」

「噢！……好多年沒看見你，記得汝小時候常在這街邊上玩的，現在年紀大了，也不到我們家來坐坐了。」老人家笑眯着眼說。

「我跟囉哩車跑了幾年州府，前年回坡，在利源行做大船工，搬運貨物。」

老人家端相了水獺一眼，又說：

「長得真高大，和你爹長得真像，年青力壯，吃點苦做工沒要緊，不過要存淡薄鐳，古話講『積穀防飢』，做苦力不是長遠的事，唉！亞花爹當初就打算存點鐳，買一隻大船，自己做自己吃，有個出頭的日子，唉！怎想到……」說着，老人家的眼圈紅潤起來。

水獺怔怔地，一句話也想不出。「唉，你臉上怎麼掛着一條血痕！」老人家又說。

水獺趕緊搓搓臉，嚙嚙地說：

「是剛才在門角上碰的！」

「噢，……亞花替水獺斟一杯茶喝，看，一身也淋得透濕啦。」

亞花正背着臉站在屋角，聽見母叫喚，才懶洋洋地轉過身準備倒茶。水獺窘迫地站起身來說：

「阿姆，免啦，免啦，我要趕着返去，」又指着亞花放在臺上的洋磁盅說：「阿姆，汝快吃五味湯，要涼了。」說着便轉身向外走。

「不再坐一陣嗎？下擺過來坐。」

「亞花母，又掙着抬起半邊身說，」

亞花，送送水獺。」

亞花滿不願意地跟在水獺身後，水獺走到樓梯門口，轉過身一邊退，一邊像栽葱似的不着點頭，一個不留神拌在門邊，差一點跌下樓去，惹得滿臉秋霜的亞花也忍不住笑出來。

五

街上的雨已停了，滿天的烏雲已

裂開了一個漏角，被掩蔽的月，借着一絲縫隙，瀉出淡微的清光。鋼橋、大船、棧房，在沉睡的河岸靜躺着，還有那縱立在河口的銀行高樓，鋼橋那邊的五叢老樹，在雨後清新的空氣裡顯出特高的影子，水獺踩着街上的積水，聽着靜溢而輕快的吱吱水聲。

「明天是一個晴朗的日子，有一船四十噸厚膠要卸……」

「年青壯力吃點，苦沒要緊，不過要存淡薄鐳……」阿花爹當初就打算過……

「買一條大船，自己做自己吃……或者，買一輛囉哩……」

金木拍拍自己強壯而發着熱的胸膛，他的心中正燃燒着

這十八溪壩，每一個年青力壯的小伙子的夢，當他們年青的時候，心裏像陽光，像



# 椰花酒

山 瓊

「酒」，人人皆曉，是一種極刺激性的飲料，這種東西為好酒之徒的生命。在馬來亞，好酒者通常所飲的大都是啤酒、威士忌、萬蘭池、葡萄酒、五家皮等。這一類的酒，

除了用葡萄釀製的外，其他大都用米、麥或雜糧釀製的，價錢非常昂貴。在馬來亞居住的印度工人，也許因為

飲不起其他的美酒，也許不喜歡他種酒，他們却飲一種自製的椰花酒。這種酒是取椰樹花蕾中的液汁濾成的。

在蕉風椰雨的馬來亞，到處皆是椰林，所以椰花酒是一種最便宜，隨處可以買到的酒；但，這種酒除印度人飲之外，其他民族並不愛喝。

印度人中有九十巴仙愛喝椰花酒

的人，他們愛椰花酒就如「雅片仙」對雅片有癮一樣。在城市、小鎮、鄉間，都有售賣椰花酒的酒店。

割椰，製椰花酒為業的工人，也大抵以印度人居多，少數為馬來人。凡是割椰花酒的工人，一定備有他的各種工具，其中包括用椰花包殼綁紮成的一個腰囊，腰囊的大小有一尺左右，口徑七八寸，似一圓筒，下部稍尖；囊內放置有割椰花蕾的其他工具，如小把的鑿鏟，木製的圓槌，小刀和磨石，還有裝盛椰花液汁的泥鍋。有了這樣的裝備，便可以開始割椰花酒了。据一般迷信的印度人稱，腰間配備了這個腰囊，攀爬椰樹時，可以防邪惡作祟的危險。

割椰花酒的工人為了使他們工作

方便，便在椰樹上，由樹底到樹梢，砍出一格一格的梯級，級的大小可置一隻脚，格的距離有三尺左右。攀登時，只要手攀着樹身，腳放在樹身上的格里，一級一級的按着上去，看去很輕鬆，七八丈高的椰樹，只消一二分鐘便爬到樹梢。所以一個老練的工人，能迅速的上下一株很高的椰樹。

椰花的蕾是生在樹梢的側面，在葉柄和葉柄之間，形狀如桿，尾端稍尖，花蕾爆散很慢，大概要兩個月左

和風，渾身是力和熱，一口氣可以灌下一斤燒酒；只有在他們年老筋衰，掙扎不動的時候，或者像亞花爹那樣一個失足躺下了，才會感到這河的腐臭陰濕滲透了他們酸疼的骨頭。

在亞花的家裏，亞花母一向消沈的老眼，這時也亮起希望的閃花。

「亞花，外面沒下雨了吧，房裏陰霉得很，把窗打開。」

亞花熄了燈，推開窗子，清淡的月光瀉進了小屋，窗外看得到層疊的瓦屋頂和街邊孤零的老榕樹的暗影。母親躺在床上，亞花站在窗邊，這刻寧靜的月輝，騷亂了母女的心。

母親愛憐的看看女兒的背影，也想到自己年青的時候。十八歲時，嫁給亞花的爹，雖然窮苦、辛勞，但甜蜜，充滿了生活的希望。亞花爹做苦力，她做傭人，或接衣衫洗，胼手胝足，一心想存淡薄錢，建立他們夢的樓閣。接着孩子來了，生下亞花之後，又連着生了兩個男孩，但都沒有養大，便夭折了。這一再無情的打擊，頓時使他們的心麻痺蒼老了；但他們並沒有撤出希望的堡壘，依然勤奮的

右，花是黃色。製椰花酒的花蕾，不能是破蕾的。當它含苞待放時，首先便用刀割去它尾端尖銳的部份，再用圓槌往蕾桿上槌擊一番，槌時不能大力，恐使花蕾損傷，然後以籐索之類將蕾桿緊緊綁紮包裹着，以防花蕾爆開，這是割椰酒的第一步驟。

第一步手續完畢後，每天都必須再將蕾的尾端的刀口處再割，並再槌擊。這樣，過十多天後，那豎立着的直蕾桿便逐漸垂下，同時在刀口處有白色的液汁滴下來。這時候，割椰酒的工人使用一個泥鍋套掛住流白液汁的蕾端，使液汁流入泥鍋中，大約半天之久，始可收穫。收穫時，另用一個葫蘆似的大泥鍋將液汁傾入其中，收後，又再重新用小刀在椰蕾的尾端割割，重新槌擊，並又將泥鍋置回裝盛液汁的原處。

至於收穫的成績，一個老練的工人，一天可收割三十株左右，土地肥沃的地帶，椰樹長得茂盛，一株可收一大碗至兩大碗的液汁。如果一株椰樹生了三四個花蕾，割時也就要套掛上三四個的泥鍋；一支椰蕾可以割多

久呢？大約能够割到一個多月，花蕾便逐漸的焦老成熟，液汁也逐漸稀少，不能再割了。於是，便將綁紮的籐索解開，蕾解開後，還能開花結果，但，結的果子小而味道不佳。

所謂「椰花酒」，就是椰蕾所分泌的液汁，也叫做椰花蜜。椰花酒不需要提煉和蒸釀，只要經過過濾，便可以飲用了。椰花酒色白如乳汁，氣味溫醇，甜而帶酸性，所以也可當醇餅用，可用來做醇糕。

會喝椰花酒的印度人，常是捧大碗，如傾如灌，因為它比不上通常的酒性強烈，就是喝半罐還不過癮。如果是剛從樹上割下的椰花酒，在廿四小時之內，酒氣會不斷的起泡蒸發，滾滾如沸。喝了，酒氣仍舊從口中衝出，耐不住的，眼前便會發星花，天旋地轉起來；最後便癱倒，前仆後仰的醉了。

椰花酒雖然不比其他酒性強烈，但，貪婪的印度人喝得過多，不免有一些也會酪酊大醉，瘋瘋癲癲，一面走一面大呼吉寧調；有些人甚至在酒店門口，或街頭大吵架或大打出手。

工作着。直到亞花爹跌斷了腿，他們的美景才全部崩潰了；接着是無邊的灰黯、絕望、折磨，無窮盡看不到光的日子。現在一切都過了，亞花爹入了土，她自己也遲早要跟過去的，但她還有她的孩子，她希望她過得好，希望孩子能拾綴她那破碎未完的夢。

「亞花，水獺這少年真好，將來真有出頭的日子，像你爹少年的時……唉！……他該沒有聚婆吧？」亞花走回床邊，脫了衣衫，在母親邊躺下。

亞花母看亞花沒有答她的話，她也沒有再說下去。但她睡不着，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影子全爬在她的心上。她聽着亞花低微的喘息，感到亞花全身散發的熱氣，禁不着用涼濕的手撫着孩子的髮。

月光漸漸暗晦下去，烏雲又掩蔽了天，房中的潮氣也濃厚起來。亞花母急迫地祈求着：

「啊！天，不要再下雨了，不要再下了！」

但，雨終於又來了，在窗外用輕啾的聲音，浙索着。

## 第六章 一個秘密



在蘇丹宮內的一間房子裡，有三個人正在交換他們所知道的當天的新聞。他們三人都是蘇丹衛隊中的人員，都較一般馬來人身材高大，肌肉結實，而且都是年輕的小伙子，年歲大約在廿至廿五之間，一個個血氣方剛，自負非凡的樣子。其中之一便是沙林。他們正在講些宮闈中秘聞。這三個人感情很好，常常聚在一塊兒竊竊私議。

最先是沙林發問：

「你們知道誰是蘇丹最熱戀的人兒？」

「當然是阿梅了！」沙林的好友道特說。

「阿梅得寵了兩個星期，這已是蘇丹專寵一個女人的最高記錄了。」另一個叫東亞立的接着說。

沙林顯得很注意其他人的談話，接着很低聲的對另

兩人微語說：

「昨天蘇丹到野新地方去行獵，偶然看見總理大臣的愛女花蒂瑪。那時她正在水池中和她的閨友嬉水。誰知蘇丹一見鍾情，現在整天整夜在想念着她，希望能設法獲得她。」

東亞立聽到這一消息後，立刻臉色蒼白。沙林和道特立刻就發現了這種表情；可是他們都不知道東亞立對於總理大臣的女兒有何關係，因為他始終未在沙林等面前提到這一事件。

「什麼事使得你這般驚駭而覺得不安呢？」沙林首先發問。因為沙林是很關心好友的，尤其是因為東亞立幾乎是蘇丹衛隊中的靈魂，同僚們都很敬愛他的。

「沒有什麼，真的沒有什麼，祇是我對於蘇丹的戀愛玩意兒已不感到興趣了。他應該在戀愛之中做些有意義的事。」東亞立很勉強的敷衍着。

「可是，東亞立，你向來不會有過這種表情呵。」他們接着又說。



「是的，沙林，我向來是不願管他人的閒事的，可是現在蘇丹竟踏在我的足趾上了。」東亞立突然又改變口氣說。

「可是，你向來不會對我們談起這件事呵，沙林，你不應該瞞着我們，你須照實告訴我們。」道特很天真的責問着。

「但是，你們講慣了關於女人的臭事的，我怎能將花蒂瑪的事對你們講呢？那是不可以同日而語的呵。」東亞立向他們解釋着。

「無論如何，我們是同情你的，東亞立。我們相信，對這個問題，你很感到棘手難辦吧？但是，你總應該想出一個辦法來才好，我們一定為你出力。」道特的熱烈情感完全爆裂了。

沙林也很衝動的接着說：

「我們是情同手足的，我們決不讓你獨自奮鬥，我們願意為你犧牲。」

「感謝你們，可是我不願葬送你們的光明遠大的前途，所以，你們還是不捲入漩渦為妙。假使我的命運已注定了，誰也沒法去轉移它，還是讓我獨身去拚一拚吧。我對你們的情誼將沒齒不忘，我真不知道怎樣用言語表示我對你們的謝忱，我祇有將今天你們給予我的熱情，永遠銘記在我的腦府中。」東亞立很懇切的說。

「那末，你為什麼不和她遠走高飛，避免那腥血的魔爪呢？趁蘇丹還不會伸出血手之前，你們是有機會逃避的。」這是沙林的建議：「璫麗妮赫公主以及她的一

殺友人都可以協助你，而且，有權有勢的中國人，也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哩。中國人是很敬愛總理大臣的，當然，他們也願意幫助他。中國人是不願見阿梅失寵的，為阿梅剷除障礙，更是他們的任務。祇要花蒂瑪一旦遠走高飛，阿梅就可以再獲專寵了。」

東亞立聽了這一番話之後，若有所悟，可是仍然保持着緘默。不久，他忽然說：

「我必須回到我自己房中去，靜靜的考慮一下。」他說後，就離開了沙林和道特，回到自己的臥室中去了。

## 第七章 驚弓之鳥

花蒂瑪自遭遇蘇丹之後，心頭就充滿了恐懼，雖然她當時很莊嚴的從蘇丹身前緩步而去，可是她回到家後，就如驚弓之鳥般異常不安。她的父親也知道了這一遭遇，因為侍女們早已將這個消息報告給他了。他正在等待女兒到來，和她商議一個對策。

果然，花蒂瑪獨自苦思了好久，始終尋不出一個答案，她決計到父親面前求救。她父親一見到女兒面部的表情，就知道她會陷在非常的憂懼中。所以他很溫和的對她說：

「你先安坐下來，我的孩子，不須驚惶，你將一切情形告訴我吧。」

「父親，當我正和其他幾個女子在池中嬉水時，就聽到一個女子說，水池岸邊出現一個男人。我們大家

一齊向她所指的方向看去，果然有一個男人，好似正在凝視着我，好像我是一個，他向來不會見過的怪物似的。我當時很驚惶，同時聽到身旁的一個女子說，那人就是蘇丹。我聽後就更加恐懼不安。就在那時，其他的女子們都陸續倉皇走去，祇留下我一個人站在池中。我也是也緩步上岸，披上圍巾走去，我裝着好似不會見到他一般，若無其事而去。」

花蒂瑪說完之後，立刻大哭起來，好似在她父親面前哭訴。可是她父親很鎮定的說：

「好孩子，放寬心吧，有什麼值得驚惶的呢？你姑母現居柔佛，她早就要我將你送到她那裡去住一些時，等你哥哥伊士邁回來時，你即刻可以動程，我相信你哥哥在一兩天內就可以歸來。」

「那末，東亞立又怎樣應辦呢？父親，我希望在未離開家之前和他會晤一次。」她好似向父親要求一般，滿眼含着淚珠等待父親的答覆。

「我們家是具有光榮傳統的，在遭遇到艱苦或危機的時候，我們仍然以鎮定和勇敢精神去面對它。我希望你也能保持住這種精神。我認為在這時候尋找東亞立，乃是不智之舉，因為這樣就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和懷疑。」她的父親很鎮定的對她說。顯然的，他也祇是勉強的保持着鎮定而已，因為他對於這個女兒愛似掌上明珠，他是不願愛女遠離他而去的，他的內心深處也正在劇痛着。

「好吧，父親，你所說的當然是對的，我不願爲了

這件事使你受精神上的打擊。也許東亞立不會知道我會促離去的事。但是我希望你詳細解釋給他聽，並且告訴他，我始終不會忘懷了他。父親，你可以做到嗎？」她又哀求着她的父親，同時淚珠兒不斷的滾了下來。

「我相信這一件事立刻就會傳遍了皇宮，當然，東亞立對你的倉皇出走，是不會有所誤解的。」她父親很悲愴的解答給她聽。

花蒂瑪於是立刻回到她的閨房中，準備出走時隨身攜帶的行囊。因爲在那個時期，行旅艱苦，由馬六甲到柔佛首都，須經過幾日的行程。總理大臣自他女兒回房後，就獨自在書房中不斷的徘徊着。他的祖父曾任過馬六甲最盛時期享有盛名的蘇丹曼梭沙的總顧問官，自從那時期起，總理大臣的一家人們，就開始爲皇室效忠，以迄於今。

這位總理大臣是個宗教信仰極深的人，所以對於這位蘇丹的日常生活情形就極不滿意，但是他有傳統的忠直性情，使他敢怒而不敢言，並且依然如常的忠於皇室，爲蘇丹忠誠服務。可是這位蘇丹的爲人和總理大臣的個性完全相反，他不相信任何人，不論你如何對他忠心耿耿，他絕不始終信任一個人，而且時時對於手下懷着一顆懷疑的心。可是他對諂媚他的人，却能推心置腹，因爲諂媚他的人，日夜包圍着他，做一些投其所好的事，他就愛好他們，因此對於忠言直諫的人，就覺得討厭。蘇丹最寵信的就是漢亞布多拉。

(待續)

# 淡 寫 新 山

西 摩 馬

## 十 蘇丹的 宮殿

柔佛蘇丹易布拉欣擁有一所名依士丹拿比薩宮，座落新山海濱。

第二所名武吉色冷宮，距離市區約三英里半的高坡上，是用綠瓦蓋頂的西式建築屋，小巧玲瓏而精緻，是在一九三五年，他為王四十年銀禧紀念日，柔佛政府贈送的禮品，建築費在二百萬元以上，堪稱全馬最豪華的一所宮殿，現時蘇丹就住在裏頭，內部的裝置及設備，完全現代化。第三所宮殿名巴色布藍，座落市區約兩英哩的跑馬坡，內部設有跑馬場及高爾夫球場，要算是王室人員的運動場了。第四所宮殿座落新甘光的高坡上，與星洲的軍港遙遙相對，周圍有廣闊的圍園圍繞着，現為攝政王馬科達太子所居住。

其中第一所宮殿——依士丹拿比薩，離市區較近，背山面水，風景極為優美，是一百年前的西式建築物，為前王愛布伯克所建，曾數度加以修葺，現已改成半公開性質的王室博物院。凡過去王室遺留的古物及用品，都陳列在宮內的廚窗裏，供人參觀，樓下有一間屋子專門陳設王室歷代所捕獲的動物，製成標本，還有許多新舊的獵器也陳列着，給人頗生狩獵的感興。宮殿的進門處，分左右兩半。一半是一間寬大的餐室，也可作會議室，壁上掛着許多老蘇丹及后妃的油畫相，四周陳設不少的中國瓷瓶及花盆。另一半改成兩排房間，一間陳列着前蘇丹所用的餐器，是純金製成的，刀叉杯盤金光閃爍，價值連城；第二間房內陳設着各種性質不同的勳章，包括禮儀上用的男女禮服，及儀仗隊用的刀子劍戟。其他幾間房都陳列各種用品。

樓上共分會客室、蘇丹登基禮堂、臥室等等，內部陳列着老蘇丹的日常用品，其中有一套琉璃製成的桌椅，精緻而稀奇，正中掛着一盞玻璃大燈，製作精細而華麗，大有故宮情調，尤其在夜間，燈光燦爛，與琉璃的桌椅互生光輝。

這座王宮背山面水，四周的花園，佔地甚廣，內有魚池及亭臺，奇花異卉，草坪如茵，有一排名貴的松樹，成了熱帶的驕傲。當地有些華人把這塊園地稱為植物園，凡熱帶的常年蔥綠的高大喬木，都廣為種植，構成極優美的環境，傍晚時分，小遊其間，往往低徊留連，不忍離去。

## 十一 愛布伯克大 教堂

回教是馬來亞國教，各地回教禮拜堂都極講究。新山的大教堂，是一馬來人的工程師設計建築的，位居海濱高坵頂上，是一座西式的建築物，可容納數千人同時祈禱。教堂對面是會堂，可作大規模聚餐之用，中間有一水池，做做阿拉伯式的小噴泉而建，周圍是草坪及花壇。這座教堂是在

樓上共分會客室、蘇丹登基禮堂、臥室等等，內部陳列着老蘇丹的日常用品，其中有一套琉璃製成的桌椅，精緻而稀奇，正中掛着一盞玻璃大燈，製作精細而華麗，大有故宮情調，尤其在夜間，燈光燦爛，與琉璃的桌椅互生光輝。

六十年前，愛布伯克蘇丹私人出資興建的，是一種純宗教信心的表現。內部爲全白色，門窗用黑色，地板用大理石鋪成，上鋪特製的波斯地毯，屋成長方形，極西有一座銅製的講壇，作爲每週禮拜五講道之用，內部掛滿十餘座玻璃鑲成的燈籠。教堂角邊有兩座高聳雲際的白塔，是回教徒每日五次禮拜時間，招喚人來禮拜的塔。在教堂低處建有極爲新式的沐浴室，因回教禮拜祈禱前，須洗面及漱口洗鼻，與潔淨手足的。每天清晨五時半，及中午十二時半，傍晚五時，七時及八時等五個時間，尖塔上必有教堂內的主持人高聲叫喚，其意義是：「上帝至大，我証明萬物非主，惟安拉是主，我証明穆罕默德是安拉的差使，祈禱的時候到了，你來走成功的道路，祈禱比睡覺強。」

教堂內經常有人看守，這些執掌教務的人會受過回教教育，是經過宗教部的考試而錄用的。帶人集體祈禱者，稱爲「伊嗎姆」，即嚮導的意思，他們有固定的薪金，遇有回教徒生育，或婚喪的儀式，也由他們處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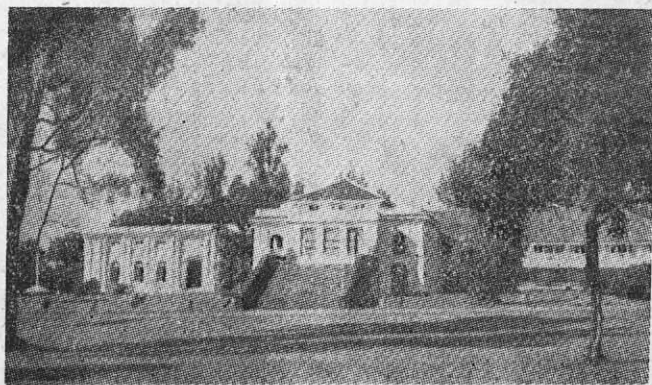
他們的宗教修養，必爲普通教徒所敬重。

凡來新山遊歷的人，必前往參觀這座大教堂，它的建築藝術，爲全馬教堂之冠，普通任何人都可進入參觀，惟須在門口把鞋脫去，以免把泥土帶入。每年回教至聖穆罕默德的誕生日或遇有特別節日，教堂內外的燈火必大放光明，美麗異常。

## 十二 中央醫院

新山醫院，要算是馬來亞建築最龐大，式樣最美麗，設備最齊全的一所了。它建築於一九三三年，費用在二百五十萬元以上，具備各種療養院及解剖室，分門別類，並擁有第一流的內外科大醫生。醫院除一紅磚砌成的大廈外，還有一座特等醫務所，是供給政府人員醫治及住宿的；普通人若不願在免費醫院治療者，只要繳納醫藥費及住宿费，即能享受此種較爲幽靜的待遇。此外有護士大樓，及其他醫生的住宅，造成清一色的醫院城。凡在新山區的居民，不分種族，全可享受免費治療及住院的優待，並供

依士丹拿比薩宮



給膳食，幾十年內，不知救活了多少人的性命。馬來亞大學的醫學院，特選定它爲學生的實習醫院，藉各種不





同的病狀，以研究醫學原理。

在醫院服務的醫務人員，除英人執掌主要部門外，要以馬來人和印度人佔大多數，中國人較為稀少，近年來已招聘了不少華籍女護士，經過相當時期的訓練後，分發在各部門中工

作。從事醫務工作的人，應抱犧牲為不幸的群眾服務的精神，要有忍耐力；據說有些護士異常驕傲，往往對病人施於惡言或冷淡，常使若干病人感到有苦無處訴。

每天早晨八點半到中午一點，下午兩點到四點半為門診開放時間，各部門候診的病人，排成一字長蛇陣，輪流等待。有些不耐煩等待的病人，情願花錢到市區去請取費的西醫診治；新山幾位有名的西醫如唐光瑚（環球藥房），楊安樹（平民藥房），常告客滿。

其實新山大醫院，每年既耗費龐大開支，對於門診的各部門，應多增

添醫生服務才是。如眼科，只有一位醫生和一位助手，一個害眼病的人領到號碼往往須等待數小時，若醫生增多，則在短時間內就可受診治了。害病的人早醫早好，拖延總是增加苦痛的，至於其他害急症的人，更非迅速醫治不可了。

新山的醫院，空氣新鮮，設備完善，最適宜於養病，它為病人服務的功勳，真是紙筆難書，更非三言兩語所能詳盡。譬如一個害怪病，須作長期靜養的人，他不消費一文錢，能達到復元的地步。加之日新月異的醫理，能使人起死復生；醫學的發明驚人，醫生的解剖更是偉大。（未完）

## 月中石

夜色籠罩了大地，  
她靜靜地，在天邊升起；  
浮雲遮蔽不住，  
清輝照澈幽暗的人間。  
雖然冬天要來了，  
她能忍受那苦寒熬煎。  
她也知道，明晚  
她就不再豐華圓滿，  
但她仍微笑着，  
靜靜地走向明天。

一九五五年中秋節

# 漢都亞揚名爪哇

余壽浩

漢都亞等五人做了馬六甲蘇丹的侍衛六個月以後，有一天，首相的小兒子冬麥告訴他們道：

「爪哇的馬迦巴希國王有信來，要招我們的蘇丹爲女婿，大槪蘇丹不久便要娶爪哇結婚了。」

「那末我們可以跟着去玩耍了，」漢叟巴歡喜的說。

「是的，我們又有得大吃了，」漢禮及也跳着說。

漢都亞道：

「我倒想借此機會去尋訪一位名師學藝，聽說這位名師名叫桑保身泰那拉（Sang Persanta Nila），住在離爪哇王城不遠的山上。」

現在全馬六甲人，都知道蘇丹要和馬迦巴希國王的公主拉定瑪斯炯友（Radin Mas Ayu）結婚。公主的艷色天下無雙，而且馬迦巴希是大馬昔國王的子孫，所以一部分又是馬來血統呢！於是蘇丹帶了五百條大船，

以及許多武士，其中包括漢都亞等五人，揚帆直往爪哇。經過四十天的水路，便到了爪哇王都。

馬迦巴希國王用隆重典禮歡迎馬六甲蘇丹。漢都亞等五人都穿了漂亮的衣服，帶了寶刀，隨着蘇丹，寸步不離。夜間，馬迦巴希王召見他的首相巴丹牙也末達（Pateh Gaja Mada）來到王宮，說道：

「我看馬六甲蘇丹帶來的幾個武士中，漢都亞最爲了得，倘不設法除去世，非我國之福。」

「大王說的很對，我將設法辦理，我將使他受到意外而死。」

這夜，首相完成了殺死漢都亞的計劃。原來在首相府後面的監獄裏，關了一個死囚，因搶劫殺人而判死刑。首相叫他到面前告訴他，倘使他能在此宴會中故意和漢都亞發生衝突而將漢都亞刺死，便可以將他釋放。同時計劃明天大開宴會，將漢都亞灌醉，

然後使這個死囚乘機行刺。

來當山的仙師早已誥誡漢都亞不可喝酒。所以第二天的大宴會中，儘管大家和他挑戰喝酒，他假裝飲了以後，却乘間將酒統統吐出；而且他還假裝着醉意。在首相方面，那死囚埋伏在庭柱後面，準備乘機行刺。喝了一會，爪哇首相對漢都亞道：

「你們馬六甲人會跳舞嗎？」

「我們會跳戰士舞，」漢都亞應道。

「好的，不妨一試，」首相說。漢都亞假裝醉意，走出來向爪哇王鬢腰鞠躬，然後站起來走出會堂，一個箭步，跳在場上，取出短劍，向大家敬禮。可是他照平常方法，用二手抱劍，只用一手行禮，另一手卻按住另一劍柄，以防不測。柱後埋伏的死囚見他有備，不敢動手。這樣，首相便輸了第一局；可是他還有別的花樣在後。

宴會以後，漢都亞和衆武士們被派將馬六甲的聘禮護送到爪哇王宮，蘇丹也跟着同去。聘禮送去時，爪哇武士們都在宮庭外的大場上使刀舞槍。等到漢都亞等從王宮裏隨從着爪哇王和蘇丹一同出來，有一位爪哇最出色的武士叫道：

「嚇！都亞，你們馬六甲人能和我們玩玩武藝嗎？」

無疑，這又是首相的另一次花樣。漢都亞向爪哇王和蘇丹行一敬禮，然後跳進場中，說道：

「我是馬六甲的漢都亞，我喜歡和你們玩玩。」

爪哇武士們大家鼓掌，於是那挑戰的武士便快步向前，驟然一槍向漢都亞刺來。漢都亞抽出佩刀只一隔，只聽嘩啦一聲，原來槍頭被削斷，掉在地上了。那武士大氣，丟掉槍柄，抽出佩刀向漢都亞便刺，被漢都亞用佩刀左右幾閃幾攔，那人已喘得透不過氣來。漢都亞哈哈大笑，把刀插入刀鞘，說道：

「可憐你功夫還沒有到家，不要頑皮罷，不然，我要把你刺死了。」

說罷，馬六甲的人們大聲鼓掌，而爪哇首相却滿臉羞慚。爪哇王心中又恨又羞，命令道：

「再比賽下去。」

於是那爪哇武士又瘋狂地揮刀進攻，不斷地向漢都亞致命處襲擊，漢都亞抖擻精神，左攔右格，乘間向敵人胸口一刀，武士便倒在地上死了。

於是漢都亞將刀插還鞘中，向爪哇王和蘇丹行敬禮，然後退下。爪哇王假裝若無其事的說道：

「漢都亞，你把這瘋人殺死很好，不然也許會衝上看台來的。」

正在這時，忽然人叢中有人大叫

「瘋人」，一時秩序大亂，馬六甲的武士們急忙護衛着爪哇王、蘇丹和爪哇首相退入王宮內去。

這時只聽到人叢中那個發狂的爪哇武士高呼道：

「我是塔門沙里(Tameng Sari)。我要用首相的血來清償我的朋友的性命。你的陰謀使我的朋友被馬六甲人殺死，我要殺你來償命。」

這時大家都已逃光，只有漢都亞守着王宮大門，其他馬六甲武士保衛

着爪哇王蘇丹和首相。塔門沙里要衝進王宮，漢都亞拚命擋住。原來漢都亞戰了好幾回合，已有倦意，而那人捨命進攻，儘管漢都亞用力拒住，總是不退，最後被漢都亞打倒在地，可是仍舊爬起來瘋狂地進攻。漢都亞一想，此人必須用智取，不可力敵。他喊道：

「喂！朋友，你這樣進攻，那裏會成功呢？你只有一人，而你們的國王卻有很多部下，你一人進攻，那裏會成功？不如我和你聯合起來，把那國王和首相殺死，然後你做了王，我做首相，不是很好嗎？」

漢都亞說罷把刀插在鞘中，乏力地靠着柱子休息。他看塔門沙里似乎有意思聽他的話，便接着說道：「我想我們殺死了王和首相，還要和那一



### 等待

林子基

門前的茉莉花已開，  
 芬香撲鼻隨風送來。  
 你爲何跑得這麼快，  
 莫非久等的郵差來。

### 希望

含苞的玫瑰花，  
 朵朵在青枝上開。  
 我希望的火花，  
 也開始燃燒起來。

### 別忘舊時

白天

脫下你的笠帽、草鞋、蓑衣，  
 把鋤頭一起放在門角裏；  
 當你富貴榮華的時候，  
 那舊物使你別把舊時忘記。

羣武士鬥爭，我怕你的刀太短，不能耐戰，我有二柄長刀，一柄便是殺死你的朋友，還有一柄帶在身上未用，我想不如把這柄長刀給你用，比較適合。」

塔門沙里一聽便伸手接刀，同時將短刀交給漢都亞。漢都亞將短刀收起，將長刀交給塔門沙里。塔門沙里同時道：

「好的！我接受你的幫助，我們同心把那王殺死。」

漢都亞突然變臉道：

「塔門沙里你這瘋狂的叛徒，你以爲我會和你合夥嗎？你中了我的計了，我現在要殺死你。」

說罷，揮着長刀向塔門沙里進攻，塔門沙里趕快抵抗，可是他使用漢都亞的長刀，很不習慣，而且漢都亞

的年紀又比塔門沙里輕了五歲，氣力一下就恢復了，所以打不幾回合，塔門沙里便被漢都亞刺進心部，死在地上。

爪哇王和蘇丹首相等，一見塔門沙里已死，趕快從王宮衝出。蘇丹把漢都亞抱着，大大地稱讚他，漢都亞將塔門沙里的刀收在刀鞘，然後放在額上，進呈給爪哇王，爪哇王看看刀，然後對蘇丹道：

「你的衛士真是勇敢，他救了我的性命，我想要賞他，希望你答應我。」

「聽憑大人的吩咐，」蘇丹鞠躬道。

於是爪哇王說：

「漢都亞，我封你爲惹滿加牙河的地主，那裏的一切，都賞給你收成。」說罷，又看了一看塔門沙里的刀子，說道：「這把刀，我賞給你，你用你的本事，戰勝了敵人，得到這刀，你應該保有他。」

漢都亞向爪哇王匍伏道謝，然後和馬六甲的衆武士們，侍候蘇丹回賓館去。

(未完)





# 熱帶女兒

二月 羅冰

## 異國情調

只要在馬來亞的巴士車廂裡，我們便可看到熱帶女人的羣像。初入眼簾，頗有

儘是黑炭頭之感，緩緩偏見消除，漸發現其美處，且可見出美醜妍媸有分明的區劃。讓我憑美感來評頭品足吧。馬來女人的身材大多瘦小，中年的印度婦女則大多是臃腫的，她們都有一對黑大像星光閃爍的眼睛，和一束油黑照人的秀髮，臉龐的輪廓印度的較馬來美的。印度女人的裝束給中國人看來是很熟習的，因為許多人家家供養過觀音大士像，在這兒便看到衆多的觀音模特兒，只少抱一隻插着楊枝的淨瓶而已。她們的頭上也披着紗幔，印堂上也畫上一點嫉媚的硃砂痣，

鼻角、耳上、却加佩戴上耀眼的鑽石或金飾。她們中間，吉龍與孟加里黑而亮，雪加尼白皙俊美，那真是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有一個雪加尼狂的華僑說，給雪加尼姑娘擲着嘴尖兒罵幾句也行，她們的話總是甜的哪。

我們常常用「明眸皓齒」來形容女人的美，熱帶女兒可以當之無愧。馬來亞女人肌膚棕黃，吉龍女人黝黑，好像都是爲了特寫她們那天賦卓越的牙眼而安排的。深色的臉龐襯映得那一雙圓大的眼珠格外明亮與那兩排編貝格外雪白。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尤其當一點靈犀從長長的睫毛裡透射出來，更顯得滴溜溜迷人。敏感的遠方遊子會墮入幻想綺思的坑谷裡去的。

寂寞的旅程中，我常常會在車廂裡做夢。看看眼前的馬來娘子，那多

彩的紗籠，對襟狹袖的上衫，薄薄的紗幔披散兩肩，兩頰豐滿下巴尖削的甜臉在紗幔中半露出來，鬢角新插的茉莉花，透來幾陣暗香向鼻際奇襲，馬上我會幻想到渺遠的甘榜中帶有濃郁花香的空氣，會輕佻地飄向煙霧瀾漫的椰林，會在清溪之畔逢着意想不到的艷遇。原來在溪裡沖涼的馬來少女突現色相於陌生人的視域。她上半身袒露着，却急忙兩手抓着紗籠高高地提起，企圖掩蓋她的胸部，那種赧羞的瑟縮多麼銷魂喲！

我更幻想在潮海的軟沙上建築一座高腳亞答屋，屋裡擺着一架鋼琴，當月光斜入窗內時，我把燈光全熄了，彈奏蕭邦的小夜曲，我再看那身旁的馬來女人，撩着紗籠，雙趺赤裸，抱着「吉他」漫撚，輕輕地唱出熱帶風情的歌曲，我好像在熱帶便這樣類

廢下去了。

但是當我醒定時候，我對馬來女人總有段距離，我已聞不到茉莉的暗香，却聞到那拒人千里的椰油味；已看不清那粲然的皓齒，只看見嘴裡嚼着栳葉，嘴唇上染着檳榔的腥紅漿汁，還不時吐出一口口紅水。漸漸地，什麼美夢都破滅了，我相信，多數的華僑青年，追求馬來少女的熱情是相當够的，美夢也是這樣破滅的，加上宗教築上一道高牆，使華巫兩族的男女像跳「浪迎」舞般，始終有脉脉的情愫，也始終不可接觸。

## 蝴蝶夫人

「蝴蝶夫人」的事件在世界的每個通商口岸不斷地演出。馬來亞是殖民地社會，各民族雜處，外來的人流動不定，更容易有這種事件發生。有許多白種人在這裡討當地的女人做妻子，他們在祖國有正式太太。這裡娶的便算是殖民地太太，其中像一些船員海軍，他們的生活像水上浮萍，雖然和土生女人養了幾個混種孩子，露水姻緣終有結束的一天，在生離死別

之際，不過男的出一筆贍養金罷了。可能土生女人愛白種人比她富裕，白種人也愛陶醉於這種異國情調，或者是調劑生活的寂寞。雙方交易而退，倒沒什麼纏綿繾綣的味兒。

我很愛一篇白種人寫的小說「馬來太太」，內容記敘一位青年警官，在湖海的森林區工作，環境太單調枯燥了，便和一位馬來少女同居十年，養了四個孩子；但這青年警官不過當這是一種玩意，終於請假回國結婚，邂逅而得的新婦很愛他，結婚生活非常羨滿，湊巧的是，銷假回來後，依然被上級派回原駐地服務，他帶着新娘上任，內心老早很志忑不安，他很

矛盾地，一面不敢把秘密給太太知道，一面又偷偷到甘榜裡去看望那馬來太太和孩子們，日子稍久，馬來太太抓着這秘密要脅他，與頻頻姘性發作，太太也屢生疑竇，逼得他不得不把前事原原本本對太太剖白，冀求太太諒解，那新娘也具有倔強的性格，初時頗同情他，而慾念是醋的酵素，終於不堪生活在矛盾中而離開了他，他在無可奈何中和那馬來太太團圓

了。

我不想鋪張地細述這故事，只想從這白人作家的筆下察看他們的浪子對馬來女人的觀感，像那位警官對新娘坦白道：

「我不會鍾情她，甚至初時也是這樣，我收容她不過藉此有個人在屋子裏吧了，你可憐我的環境，要是我沒有人陪伴，會變成癡狂，不然會喝得醉爛如泥和人事不醒。

「我回國之初，把她送回甘榜去，我告訴她我們的關係已經完了，答應她所要的東西都給她，她老早知道她和我的結合，不過是暫時的協約，我已感到厭倦。我告訴她，我要討一位白種人做太太。

「這兒的環境是特別的，這種和當地女人同居是普通的事情，六個人中，倒有五個人幹的。這種關係，絕不神聖，僅是一種胡調，她們看我們，也是一種胡調，像她愛我的成分並沒有我愛她的多，你知道，土生婦實是不關心白種人的。

「當大的孩子在她肚子裡時，我想我溺愛胎兒的程度可說更甚於他的

# 語絲

胡瓊球

作家第一件應當心的是對於他自己的忠實。

好的作家應該是代人羣說話，而且用他的努力去使人類獲得幸福的未來的人。

寫作的成功與失敗，一方面固然要看所傳達的情感思想本身的價值，一方面也要看傳達技巧的好壞。

一個作者需要讀者，就不能不看重讀者；但是如果完全讓讀者牽着鼻子走，他對於藝術也決不能有偉大的成就。

自己能看出自己的毛病才算有進步。

如果理解到靈感不是神祕莫測的，那麼，要解決寫作的問題，還是首先去深入生活，去觀察和生活在人羣中間，去嘗受和體驗他們的喜怒哀樂，這才是唯一的基本的辦法。

一個人如果成天想到自己，在自己的窄小的情感裏打圈子，是沒有什麼好東西出現的。

當你還沒有把你能力所及的一切去貫注到一件事情上之前，決不要從自己手裏放過它。

生母，我認爲如果孩子是白色的話，我一定不會變更我的主張。不過，我却不會存着一種那是我的孩子的特殊感覺，我不會想到他們是屬於我的。

有時我責備自己，因爲這種觀點似乎極不自然，但老實說，他們在我看來，無異和旁人的孩子一樣。

那白種太太雖頗爲這些話所感動，而同情總不會持久的，她的那一種對異族人的輕蔑與妒忌，到無辦法抑止時只可離開他，我對她的妒忌與輕蔑也很感興趣。她絕望地和丈夫訣別，且哀訴道：

「這是一件肉體上的問題，我也無可奈何的，它是比較我更強烈的。當我想到那女人一雙黑瘦的臂膊摟抱你時，我的的胸就充塞着一種肉體上的厭惡了。我又想到你抱着那些黝黑的小嬰兒的情形，呀，那真令人作嘔。我觸摸你真感到可憎！每晚當我吻你的時節，我得鼓足勇氣，我得緊緊捏住手兒去迫自己吻着你的頸。」

讀完這些坦白的心聲，所謂異國情調可窺一斑，美夢又要破滅了。

一九五六，一，十，檳城。

# 宋伯

甘榜依干的大的物人  
丁零

表哥每次回家，總喜歡講甘榜依干大人物——宋伯——的故事。起初，引不起我的注意，但後來却越聽越覺得有味，因此他每次回來，我總先問他這大人物的近事。以下就是有關這位大人物的事。

在甘榜依干住的人不算少，所有的房屋都是木板亞答屋，獨有一間是用磚瓦砌成的平房，那就是宋伯的住屋，村莊上，無論男女老少，沒有一個不知道這位大人物的，他之所以會成爲這村莊上有名的人，當然是有原因的。

宋伯爲什麼會有錢呢？因他是一位勤勞節省的人。他時常想着怎樣才能成爲有地位的人，使人尊敬他，他的答案是：最重要的是錢，同時也要懂得用錢，要看時機來用。要有金錢就要勤勞及節省，他明白，不勤勞，金錢是不會自己飛到他家來的，不節省，金錢是不會多起來的。

宋伯有一輛舊式的汽車，這輛車也就是這甘榜依干唯一的汽車了。他時常獨自駕駛這輛汽車到城市裏去辦貨來賣；水果上市時，他又向附近的馬來人收買榴槤、山竹、紅毛丹等，然後用他那汽車，把這些東西運到市上，賣給批發商。這些事，就是宋伯幾十年來做的生意

；在他沒有買汽車之前，他是用腳踏車運載貨物的。

一天，宋伯的機會到了，他一聽見這村莊的學校經費不足，就自動的捐出五百塊錢。在城市裏五百塊錢是不足爲奇的；然而在這甘榜依干，就難見到了。不到幾天，學校裏的教務處，便多了一張十二吋的半身像，那就是宋伯的照片。從此宋伯出名了，無論椰樹下，膠園裏，小河邊，只要有兩人以上在一處，他們就會談到宋伯。不久，宋伯當了這學校的董事，他還暗中請了一位教員做他的秘書呢。

五月十六日，是該校成立紀念日，在這日的前幾天，他的秘書就寫了一篇演說稿教他念，並教他怎樣站着來演講，他都練得很好。開紀念日那天，他穿着西裝，手裏執着演說稿，在講台上演說起來。這是他生平第一次演講，雖然有些害怕，但因事前有準備，所以講來還不錯。講畢，在一片熱烈的掌聲中，他滿臉笑容地從講台上走下來，到會的人，個個都讚揚宋伯有知識，有口才，會演講。宋伯很高興，回家後，特地殺雞擺酒請他的秘書。從此以後，有人請他演講，他就會到的；不過請他的人，應在事前幾天去請他才可以，臨時請他，他是不會出席的。

有一個星期日，宋伯跟幾位教員在家裡閒談，有個乞丐來到他家門口，向他討錢。他很慷慨地從衣袋裏掏出一塊錢來給這乞丐，在坐的教員見了，都稱讚他慷慨，而且是一位急公好義的人。他臉掛笑容的道：「一塊錢罷了，不算得什麼。」



在另一個很晴朗的日子，宋伯和往常一樣由城裏載貨回甘榜依干，半路上，車子忽然出了一點小毛病，宋伯便下車檢查機件。這時有位穿着破爛衣服的老婦，左手牽着一個六七歲的小孩，右手拿着一個用椰殼做的碗，走向前去向宋伯乞道：

「頭家，多隆，多隆，給一點錢幫助我們吧。」

宋伯抬頭向四方看看，除了這老婦和小孩外，他再也看不到有第三人，便向這老婦叱罵道：

「滾，滾！那有這麼多錢來給你們？」

「頭家，請做做好事，幫……」

婦人想再乞求下去，但是，宋伯坐上車子，呼呼的

去了。老婦望着車子的背影漸漸的駛去，只見車後的烟管，不斷的吐出黑烟來，她的眼睛，也隨着流出淚來。

宋伯也許是愛好美術的，當甘榜依干的學校舉行第一次成績展覽會，並義賣作品時，宋伯也在百忙之中到場參觀，校長特地親自陪他觀閱並向他解釋各種作品。這些作品中，有兩幅國畫是某美術教師畫的，價錢標得最高，各值一百塊錢。宋伯一見到這兩幅畫，立刻把它們定購下來，管理人便馬上用粉紅色的紙條，寫上一宋伯定購」的字樣，貼上去，在旁的人士，個個大讚宋伯有藝術眼光，懂得欣賞國畫。

第二天，這兩幅美麗的國畫，在宋伯的家裏出現了，宋伯獨自在房裏，細閱着這兩幅教師們認為美麗的國畫，但他腦子裏却在想：為什麼別人都說這兩幅畫美麗？為什麼會這麼值錢？為什麼……？幾十個「為什麼

麼」都浮在他腦海裏。

教師們為要使學生們對音樂發生興趣，特地請城市中某中學的銅樂隊到該校來演奏世界名曲。這天，風和日暖，到場者，除師生外，許多村民也聞風而至，宋伯當然不能例外，他跟校長及幾位教師坐在最前。當每一曲奏完後，宋伯聽見有掌聲，他也拍起掌來，一時掌聲雷動，宋伯的口裏也不斷的叫好。

散會後，他回到家裏，他的妻子問他道：

「那班銅樂隊，奏得好嗎？」

「好極了，奏得很好。」

「怎樣好法？」

「樂隊裏，有大喇叭，有小喇叭，有長喇叭，也有短喇叭，有個大鑼鼓，也有個小鑼鼓——地地打打隆冬鏘的一齊响起來。」



人上人

翁詩誠

一八二二年的某一個早上，萊佛士先生得到了一個消息，說，有一些工人在一個海角發掘到一塊為風雨所侵蝕過的怪石，怪石上面刻着一些奇異的文字。這消息一傳出去之後，來看這怪石的，真可說是人山人海。那時，曾有一個名叫鴨都拉的馬來人，在他的雜誌 *Hakayat* 上把這件事情記錄下來。該雜誌所刊登的故事是非常有趣的。

該文說：「在海角的一隅，在矮林之間，人們發現了一塊相當滑的怪石，石的形狀是四方的，每一邊都是六尺長，石的上面，刻滿了文字，但是這些文字却沒有人能看得懂。這塊怪石，看樣子至少有幾百年歷史，當該石被發現的時候，各民族的人民都爭先恐後地來看。刻在石上的文字有一點兒是像阿拉伯文字，因為經過這麼長久的時間，和受風雨的侵蝕，該石已經有一點兒不大平滑了。」

許多聰明的人都來試讀該石上的文字，有一些人在石上擦上了白粉，有一些人拿了黑色的墨水，塗在石上

，都希望能夠辨認出石上的文字。結果各種方法都失敗了，沒有一個人能認出石上的文字是那一種的文字。

後來萊佛士先生與我相談，他認為這種文字也許是 *Hindoo* 文字；因為 *Hindoo* 人到這一帶地方來比任何一族人都來得早，他們很早就到過爪哇，*Bali*，和暹羅。

在整個星加坡沒有一個人知道石上的文字是那一種國家的文字。那塊

## 富有歷史性的怪石

鍾劍雄譯 · Donald 作

怪石便仍舊放在其原來的位，一動也沒有動過。後來 *Bonham* 到星加坡做總督，*Coleman* 先生做公部局的主任，他便把這一塊石炸裂了。這實在是一件很遺憾的事，依我的見解看來，是不應把它炸裂的。

後來 *Bengal* 政府問 *Butterworth* 總督，有否收集到那怪石的碎片，總督便立刻寫了一封回信說，「該怪石所存的唯一的部份是在財政

部的門前，守衛和來做生意的商人都當它是一個良好的休息的所在。我趕緊把它拿到我家，但是石上刻有的文字差一點兒是給擦到全沒有了。」

關於這一塊怪石，有許多種馬來人的傳說。最普通的一種，是說一個來攻星加坡島的首領，在登岸時，遇到了馬來亞半島的一個名叫 *Badang* 的強人，他們兩人便提議比武來決定這一場戰爭的勝負，剛好在附近有一塊很大的石子，那個首領只能把石子拿到膝間左右，但是那個 *Badang* 却能把它高舉在空中，他只用一隻手便把那塊大石舉起拋進河中，那塊大石剛好落在那個首領的船上，把船都弄沉了。

另外又有這麼的一個說法：有一個馬來巨人，他把他的敵人高舉在空中，然後把他拋回到他的船上，當地的人爲了要紀念他的這種偉大的舉動，便把這個故事刻在一塊大石上。現在，這一塊大石的某一部份的碎片，還依然保存在萊佛士博物院中。

# 友聯活葉文選

高初中國文必備參攷書

大批運到！

散葉每份一角至兩角  
一次購百份以上者打對折

每篇均註有生、平、解、選、錄、來、源。

語體譯文特聘名家執筆，對照閱讀容易瞭解。

單字、費解、詞句、註詳、盡、加、國、音、及、四、聲。

附有主、題、體、裁、分、析、深、入、瞭、全、文。

星馬各大書店均有出售

總代理：中國學生報星馬辦事處

26 Winchester House Singapore, 1.

Tel: 23733.

合訂本甲乙丙丁戊己子丑  
按照高初中程度編定

歡迎採購！

## 稿約

(一) 凡以馬來亞為背景之文藝創作，如小說、散文、戲劇、新詩、歌曲、寓言、童話、遊記、雜感、隨筆、民間傳說、歷史故事、人物特寫、文藝評論、名著介紹及漫畫、木刻、素描、攝影佳作等皆所歡迎，翻譯作品須附原名及原作者姓名。

(二) 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三) 來稿須用稿紙謄寫清楚。

(四) 來稿請注明作者真實姓名及中英文通信地址，以便連繫。筆名聽便。

(五) 來稿如須退還，請附足郵資。

(六) 稿酬每千字叻幣五元至十元，作品一經發表，當即奉具稿酬。

(七) 來稿一經發表，版權即為本社所有，本社有集印單行本之權利。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八) 來稿請寄新加坡加樂律七三一七五號蕉風出版社，或新加坡郵箱二〇三四號。

The Chao Foon Press

73-75 Kellock Road, Singapore 10

P.O. Box 2034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



芳 蓀 黄

(畫油) 物 靜

零售每册二角